



在济南市救助站,双双(左)和另一名流浪儿童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。

下一站流浪

文/本报记者 马云云 张榕博
片/本报记者 陈文进

救助站

只是在弄清楚救助站的规定后,她明白,“救助站待不住,过几天就要把我送回家。”于是每次外出流浪,她都绕着救助站走,不到万不得已,绝不去求助。

“别告诉他们我在哪里,别把我送到救助站,要不我又要回家了。”

除了家,双双哪儿都可以生活,不过救助站确实让她更有归属感。她甚至与济南市救助管理站的许多管理员都非常“亲密”,那里有她最喜欢的救助员于叔叔、小奕姐姐,还有几个小伙伴。

只是在弄清楚救助站的规定后,她明白,“救助站待不住,过几天就要把我送回家。”于是每次外出流浪,她都绕着救助站走,不到万不得已,绝不去求助。

第一次,她去了北京。在亲戚家过了一夜后,就不辞而别了。

双双说,自己也记不清了,“好像是去年”,她只记得自己身上没钱,“很饿很饿”。走进一家超市,她看见了货架上摆满了的食物,于是她鬼鬼祟祟,东张西望起来。手还没伸出去就被人发现了,接着,惊动了警察。

她不知道自己要被带到哪儿,警察叔叔告诉她,要去的是一个有饭吃,有地方住的机构。

饱餐一顿后,她知道那地方叫“救助站”,这比在路边挨饿强。有吃有喝有人玩,有时还有课上,她渐渐地有点喜欢这里了。

之后,双双不间断的流浪生活开始了。北京、天津、杭州、济南……走过多少个地方,她早数不过来了。

济南市救助管理站登记的信息显示,2011年8月,双双来过这里,那时她12岁。两年间,这里已经救助她数十次,多次都是从其他城市转送而来。

她有时会救助站想办法待很长时间。20天前,她第一次主动前往石家庄的救助站,因为听说那里条件比较好。

双双有属于自己的消息渠道,“流浪时认识的朋友,在外流浪这么长时间,总认识些人吧。”

家

她想闹出点动静,让爸爸爱护自己。于是,她出走了,只不过在好心人救助下,又辗转得以回到家里。但这一出走,换回来的还是爸爸的冷漠与斥责。

傍晚,双双在电话里说:“我想死……”

这时,济南的天还很清澈,就是有些冷,14岁的双双已经第N次站在济南街头,红色的棉袄有些脏,指甲缝也是黑的,看起来不像个好学生。当然了,她更不像流浪者,虽然她就是。

又要独自面对夜晚,双双并没有感到不安,似乎都看淡了,只是走不出一个怪圈。

两年前,她从家里出来,原以为外面的路很长,但最后却走进了救助站,接着就被送了回去,让家人成为村里的笑柄。之后双双又出走,游荡在多个城市,但还是在救助站赖了一阵后,被车拉回汶上老家。

而她,一直想为生活制造一个不一样的结局。

去年年关前,双双被救助站工作人员送回了家。

“闺女把动静闹到外地去了,她家成了村里人的笑柄,她可没少挨打。”济南市救助管理站一位工作人员说。

从记事开始,双双就没有完整的家。出生才三个月,父母就离婚了,双双被判给父亲,但是父亲长年在外地打工,扔下她跟着爷爷奶奶生活,母亲则改嫁了。

在济宁市汶上县郭楼镇张辛庄村,离婚那时可不是什么光彩的事,这个爷爷奶奶带大的孩子也几乎没有朋友。同学们欺负她,她也没有底气,“他们都挑性子软的欺负”。

有一次,同学拿着很厚很厚的一本书,卷起来就砸在她头上,疼得她直咬牙,两天才好过来。

她觉得妈妈是疼自己的,但后来理解了妈妈的难处,妈妈和继父身体都不好,靠打工生活。她曾看过妈妈的存折,存款才几千元。

对爸爸,她自小就颇有怨恨。爸爸每年春节回来一次,对她却是冷冰冰的,有时还伴有家庭暴力。

她想闹出点动静,让爸爸爱护自己。于是,她出走了,只不过在好心人救助下,又辗转得以回到家里。但这一出走,换回来的还是爸爸的冷漠与斥责。

14岁时,双双突然希望自己可以继续上学,但老家的学校和老师早已不能接纳她,她需要一

所新中学。

爷爷帮她找到了一所技校,但双双没有同意,她想做护士,还要去寄宿制的学校,那样就不用回家。

她跑到了妈妈家,还去济宁市法律援助中心打听,她要把父亲告上法庭,要求变更监护人,并且索要学费。

不过父母的离婚证却找不到了,双双每次想寻求法律途径,都因为一些原因而落空。

这再次激怒了爸爸,父女俩彻底决裂了。双双说,爷爷也会打自己,奶奶也跟着骂。

今年春天,因为争执,爷爷用石头砸了她的头。一气之下,她跳进村子的河里寻死,所幸水不够深,被人救上岸。

游荡

“有一次我被拐到山西了,我也不知道她们要让我干什么,我从村里跑了出来,这便是那个村,那儿有一条河,我直接跳到河里去了,可吓死我了。”双双用手比划着。

双双又跑了,但没有忘记给熟悉的人打个电话。

她只是希望有人记得她,说几句关心的话。然后,就又消失在人海中。

去年,她有了新朋友。在济南,她认识了来自江西的同龄女孩小玲,小玲离家出走,是因为和妈妈关系恶化,不可调和。

两个女孩有许多小秘密可说,也从来不说给别人。冬天的时候,她俩出现在济南市救助站,救助站的叔叔阿姨带着两个女孩看3D电影,到泉城广场喂鸽子,两人高兴地咯咯笑。

只是接着,双双被送了回去,一进家门,她就蔫了,靠在门边不说话,盘算着下一次什么时候再出去。



2013年11月17日,双双再次出走,在济南一家书店闲逛。

并不是每一次都能遇到好人。她说,自己已经有多次被拐经历、被打经历,而流浪中认识的一些小伙伴则是她敢跑到全国各个城市的理由。

“有一次我被拐到山西了,我也不知道她们要让我干什么,我从村里跑了出来,这便是那个村,那儿有一条河,我直接跳到河里去了,可吓死我了。”双双用手比划着。

一位救助站管理人员说,双双屡次出走,也不考虑再去念书,心已经野了,“如果在外面再遭遇什么不测,这孩子这辈子就废了。”

前一阵,双双激动地打电话汇报近况,说自己在北京找到了工作,给一家蛋糕店做蛋糕,月薪3000元,干得不错。

不过没过几天,她就说,自己未成年,没有合法的身份,再次被送到救助站。

她以为不说地址,就没有人知道自己是谁,这样能在救助站多待一段时间。

在石家庄救助站,一个工作人员告诉她,只要说出家在哪儿,可以让她回去,她信以为真。说了以后,就由不得她了,很快被转送到了济南市救助站。

终点

许多来自各地的流浪儿童最后都陆续找到了家,唯独双双,谁也不知道出了救助站,该让她去哪儿。

“这就像一个圈,转来转去都要回去,没意思。”双双想到了自杀,甚至都写好了遗书。

“没意思”,“死了才不想这些事儿了”,她反复念叨这些话,没有目标,不是在游荡的路上,就是在被送回家的路上,她觉得生活索然无味。

在网上,双双写着:“在父母心中,我根本没地位,倒好像是他们

心中的累赘,双双不在他们心里,大人的事情我虽然不懂,可我只要你们疼,俺不知错在哪里,为啥他们这样讨厌俺……如果不自杀,我又怎能活下去。”

17日,她坐在济南的一家书店里,仔细地翻着一本书,书名《最优秀女孩的心理成长枕边书》,但又时不时感到一些无聊。

外面的天很冷,晚上,她再次住进了济南市救助站。这里,几乎每个工作人员都认识她。

济南市救助管理站工作人员石国华说,我们缺乏救助未成年人的更专业的机构。“对双双这样的孩子,国家虽然多次出台政策,但仍待制度完善。比如家庭教育不了,那么学校能否尽责,让她不落到空当里,发现问题时,及时安排老师帮助、挽救,一旦流入社会就晚了。”

在济南市救助站,还有不少孩子,但和双双都不一样。

许多来自各地的流浪儿童最后都陆续找到了家。几年前,三个东北男孩因为课业重,想出来玩,带着两万元钱,在外流浪了40天,来到救助站,他们的父母就跟着找过来了。

唯独双双,谁也不知道出了救助站,该让她去哪儿。

理想的家,双双说,可能是石家庄的救助站,因为“那里有三四十多个小伙伴,有学校”。不过让她遗憾的是,那里只能长期收留河北籍的流浪儿童,那里也没有初中,而她更没指望救助站可以成为永久的“避风港”。

关于启用新版 财政票据的公告

为加强对财政票据管理,根据《财政票据管理办法》(财政部令第70号)有关规定,山东省将于明年启用新版财政票据,现公告如下:

一、新版山东省财政票据自2014年1月1日起正式启用,同时尚未使用的旧版财政票据同时废止。
二、新版山东省财政票据包括非税收入票据、资金往来结算票据、公益事业捐赠票据、医疗收费票据、社会服务收费票据等共三大类96种。具体票据名称、种类和用途请登录山东省财政厅门户网站(www.sdkz.gov.cn)查阅《关于公布新版财政票据的通知》(鲁财票[2013]76号)。
特此公告。
山东省财政票据管理中心
2013年11月19日